

◇生活现场

平安里是一条长约四五百米的小街，两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小店，以卖吃食居多。早早晚晚的总见着挤挤挨挨的人，有赶路的，更多的是来买菜或买点心买熟食的。

路很窄，为数不少的电动车不停地进进出出，偶尔还会有小汽车呈胶着状地蠕动着前行，逼得行人只好在车两边“贴烧饼”。

卖活鱼的摊主穿着高筒套鞋，使劲吆喝着鲈鱼、黄鳝等各自的价格，小龙虾今年算是贱到“跳水”价了，一斤只卖到十元钱。夏季蔬菜的品种够丰富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、小菜秧都是从江北邻近的乡下运来的，看上去都很水灵。

有一家炸油条卖豆浆的，

我们吃过几次。老板夫妻俩都才五十出头，是安徽和县人，在这儿租了个不大的门面房卖早点，有十多年了，租住在街对面的房子里。老板跟我说，每天凌晨3点多就洗豆子、磨豆浆，制作胡辣汤，还要蒸糯米饭；油条是要发面的，现揉现炸，每天要卖出五六百根。他不舍得老婆累，让她晚起两小时，六点钟左右生意开始忙了，得两个人搭档才行。说是早点，其实要忙到近中午才能歇。这一段时间，老婆每天还要裹些粽子，卖到晚上八点来钟。晚上睡下去感觉腰要断似的，半夜真有点爬不起来。我说你看上去还很年轻嘛，他冲我很得意地一笑，我孙子都一岁多了。我问他儿

写生平安里

[南京]王慧骥

子干什么，他说在盒马鲜生，干个小负责人哩。

那日天气热，我太太走了一段叫口渴，在一家卖饮料的小超市停住脚，售货员是一位老太太，头发全白了，但脸上气色甚好。我问她多大年纪了，她笑笑说八十一岁了，我说怎么不雇一个年轻人来站店？她说这店是我自己的房子，我们家就住楼上。我看门面上的招牌是织衣店，她告诉我，以前年轻时在羊毛衫厂工作，五十五岁退休后，利用自家的房子就办了这间门店，帮人织羊毛衫卖，开了有不少年；后来没多少人来织了，便改做这卖些日用品的小超市，前几年生意还可以，现在人都在网上买东西

|◇闲情偶寄

鱼钓了我一天

[江西]瞿杨生

今天谁也别找我，我要去河边坐一天。

初夏清晨的风还带着夜凉，河边水汽氤氲，草叶上的露珠已经散了大半。我选了棵老柳树，在树荫底下放马扎，架好鱼竿，挂上蚯蚓，甩出鱼线。红白相间的鱼漂似一枚钉子钉住了一小片水面。

半个钟头过去了，一个小时过去了。旁边的钓友换了三次饵，提了两条鲫鱼上来，我的鱼漂还是不动。可我一点也不急，甚至隐隐希望它永远别动。远处有布谷鸟在叫，蒲公英的绒球飘散开，落在水面上。

正盯着水面出神，那枚红白相间的小点忽然抖了一下。先轻轻点了几下，然后猛地往下一沉。我提竿，空的。又动，再提，还是空的。反复四五回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水底下那个家伙，咬住饵料边缘，扯一下松一下，犹如顽童拽着门前的风铃。分明不是在觅食，是在逗我玩。这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，不是我在岸上钓鱼，是鱼在水里钓我。

旁边的大爷收竿了，临走看了我一眼，大概是可怜我。他走了以后，河边彻底安静下来。

收竿时天边泛了橘色。走到村口，老槐树下乘凉的大爷问：“钓了多少？”我说：“一条没有。”他问：“那你去干嘛？”我认真地答：“让鱼钓了我一天。”他笑出了声。

◇心灵点击

傍晚六点多，天色慢慢暗沉。驱车驶入医院，门前空地上，一片三色堇悄然闯入眼眸，起初不过漫然掠过，未曾萦心。直至驻车等候入院闸杆抬起的一瞬，我才真正望向它。

绛紫色的花，色调质朴沉静，并不夺目。同一片土地，长势参差错落，半边草疏花稀，零落悠然；另一边野草滋长，浅浅掩住细碎花枝。暮色之下，花色沉暗，花叶与野草纠缠错落。

彼时心中牵挂着急诊手术，

纵使目光短暂停驻，也只是淡淡一瞥，无心端详，更无半分惊艳。它兀自静默，我亦心有所牵，彼此同归于寂。

手术顺利做完，收拾妥当，打算去喝一碗鲫鱼汤。再次走过医院大门口时，夜灯已然通明。

暖光漫洒，阵阵晚风轻摇花叶。仍是那片稀稀落落、半隐于青草间的三色堇，斑驳错落间，竟生出繁花般的层次。它牵着我的视线缓缓下沉，我随之俯身

岩中花树

[南京]不墨画

蹲下，与它平视相对。镜头定格一瞬，那抹绛紫骤然浓烈、鲜活饱满，漾成一片温柔的亮紫花海。方才暮色里略显芜杂的杂草，此刻与花叶相映成趣，浑然天成。

店家早已备好鲜醇鱼汤与嫩香青豆丝瓜小炒。一落座，热气腾腾的大碗鲫鱼汤便端上桌，轻挑细刺、唇齿抿咂，慢品鱼肉鲜香，汤舀入小碗，接连大口喝下数碗，惬意入腑入心。

驱车归家，一路前行。天际

悬着一弯温润金黄的月牙，淡淡柔光沿着轮廓向外晕开，迎着车头，清辉引路。记忆中寻常月色，多素白清冷，这般澄明暖柔，格外难得，静静照拂每一位夜行之人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anxing@163.com

从小培养

乐于分享

【传承中华好风尚】

美德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